讀詩劄記

讀詩劄記卷之二

毛傳

當塗夏炘心伯

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儒林傳毛公趙人也不著毛公之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隋書經籍志因之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不知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之傳讀平聲謂由毛萇而傳之猶所云鄭衆賈逵傳毛詩高堂生傳士禮也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

徐整云字文藻豫章人吳太常卿語見陸德明經典序錄河間人一曰魯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據此二說是作詩詁訓傳者大毛公爲獻王博士傳詁訓傳者小毛公也陸璣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箸草木鳥獸蟲魚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魯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人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人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是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也蓋漢世毛詩不甚顯大毛公當是漢初人未嘗仕漢故其名不著非申培爲武帝

大中大夫韓固爲景帝清河太傅韓嬰爲文帝博士又爲常山太傅之比也大毛公之詩傳由小毛公而傳於世實非小毛公作傳故漢書藝文志但稱毛公後漢書儒林傳亦但云趙人毛萇傳詩而未嘗以詁訓傳屬之毛萇蓋作史者謹慎之筆康成元恪俱傳毛氏之學剖析最明其言自必有據

毛氏之學出於荀卿故毛以秋冬爲昏期疏引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爲說毛以五十矢爲一束疏引荀子負矢五十箇爲說其言當矣然傳引荀子此外尚多如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傳曰言身隱而名著也荀子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荀子曰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曰平平辯治也荀子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謂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俱見儒效篇敦弓既堅傳曰天子敦弓敦與彤同荀子曰天子彤弓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傳曰猶舉進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荀子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俱見大略篇不盈頃筐傳曰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子曰頃筐易滿也見解蔽篇不知其他傳曰他不徹小人之危殆也荀子曰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見臣道篇疏皆不能引據特指出以爲毛氏受詩荀卿之證

毛氏之詩雖傳自荀卿而學較荀子爲正如荀子非十二子篇歷詆子思孟子以造說飾辭之罪而毛傳屢引中庸孟子之說又性惡篇以桀紂爲性堯舜爲僞而毛公大雅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曰言性與天合也商頌至于湯齊傳曰言湯與天心齊其識迥出荀卿上矣

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今按關雎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風化成與大

學相表裏旱麓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曰言性與天合也與中庸言文王之德純一不已相表裏四牡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其言忠厚惻怛可以教孝教忠非深明詩禮之意者不能爲此言他如小弁傳引孟子之說素冠傳引子夏閔子除喪見夫子之言其餘以大學論語說詩見淇澳伐柯柏舟無衣七月常棣抑等篇不一而足其識不特非三家所及恐董江都賈長沙而外亦罕其匹也

大毛公親受詩於荀卿荀卿爲蘭陵令時已稱老師嘗楚考烈

王之世自考烈王至漢景帝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時葢百餘年矣大毛公雖高壽卒亦當在高惠之間三家詩雖古皆在毛公以後也

漢初三家詩先出立於學官所傳之弟子半皆公卿故其學甚尊毛詩出於河間獻王小毛公以後一傳而爲貫長卿再傳而爲解延年三傳而爲徐敖四傳而爲陳俠其人官爵皆不顯是以至東漢章帝建初八年始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漢書楚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

邱伯伯者荀卿門人也王伯厚據此以爲申毛之學皆出於荀子按申公說詩與毛絕不同今可攷見者如以關雎爲康王詩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以燕燕爲定姜詩見坊記注釋文云此魯詩以十月之交爲厲王詩漢書谷永傳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云云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皆大相逕庭不應荀卿再傳而即繆戾若此荀卿在戰國時爲老經師其書惟性惡一篇異於孟子餘多先世格言荀子生六國未遭秦火七十子之弟子多有存者性命之學非上智不能通高明之過往往偏於一偏至於經訓大典不至歧爲異說如風

馬牛之不相及也劉向稱荀子善爲詩禮今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同大戴禮所傳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其言詳博精粹後儒研窮不已而所援毛公之詩有大醇而無小疵爲後世說詩之祖何至關雎爲開卷第一篇孔子之所歎美周公之所制作而謬以衰世之詩當之再傳以後而所失若此之甚乎則魯詩之不出荀子明矣

樛木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援古人字少或同

音假借或同義假借秉之詩遭秦火而存者以其諷誦不徒竹帛故授受之本往往不同以今攷之如是用不果韓詩作就毛傳云集就也俔天之妹韓詩作磬毛傳云俔磬也能不我甲韓詩作狎毛傳云甲狎也四國是皇齊詩作匡毛傳云皇匡也何彼襛矣韓詩作莪毛傳云襛猶戎戎茙之譌也毛氏之注卽三家異字江之永矣韓詩作漾同訓長也于以湘之韓詩作䰞同訓亨也摽有梅韓詩作莩同訓落也于嗟洵兮韓詩作夐同訓遠也遭我乎峱之閒兮齊詩作嶩同訓山名字雖異而義則同又中心怛兮韓詩作悬見王吉傳王吉學韓詩何戈與祋韓詩作𣪠見禮記注康成

光字韓詩同爾兄弟齊詩作弟兄見後漢伏湛傳湛傳齊詩以韻求之皆三家勝於毛氏學者觸類求之觀其會通不得以其說詩各異并文字之偶殊者一一如柄鑿之不相入也

小戴禮四十九篇皆七十子後經師之所傳如中庸坊記緇衣表記出古子思篇沈休文說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問出古曾子篇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緇衣出公孫尼子篇藝文志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註云七十子之弟子月令出呂不韋呂覽明堂位出古明堂陰陽篇三年問鄉飲酒義聘義所引多出荀子檀弓爲六國時人作其餘皆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內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今小戴四十九篇除曲禮檀弓王制分上下篇實四十六篇合大

戴八十五篇共百三十一篇　毛公生六國時未遭秦火之先猶及見之故葛覃傳與昏義合采薇葛屨傳與曾子問合簡兮傳與祭統合子衿候人傳與玉藻合揚之水生民既醉傳與郊特牲合蕩生傳與內則合七月傳與月令合東山傳與文王世子合采芑吉日小旻緜傳與曲禮合行葦那傳與明堂位射義合泂酌傳與孔子閒居合瞻卬傳與祭義合他如素冠魚麗車攻巷伯諸傳所引今皆不知所出蓋古書之亡者多矣

四庫書總目云攷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

子鎭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按終南無衣緜行華諸傳所引俱與攷工記合則毛公猶及見之也

小戴中王制樂記二篇一爲漢文帝博士作一爲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作今傳中所引俱不及二書泮水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是解靈臺之學名辟雍釋頌名泮宮之義疏以爲王制文誤也

緯書起於漢哀平之間藝文志不載然亦頗采輯古書爲之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侏離

北夷之樂曰禁見詩正義與毛公以雅以南傳合猶之太史公引孔子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見春秋緯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易緯非太史公預見緯書也

毛傳引用成語皆不詳作者姓氏及書篇名雖荀子爲毛公之師亦然惟木瓜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始立楚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小弁傳引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一段嗚呼其趣向可知矣

毛傳逸典

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西漢經訓之存於今者惟詩毛傳最可寶貴其所徵引古書逸典孔穎達作正義已不能詳今備錄之俾讀者有所攷焉一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正義云此似有二成文未聞所由二定之方中傳云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三黍離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

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僞孔書傳亦有仁愍覆下謂之旻天語說文引之作虞書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義云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四丘中有麻傳云子國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五載驅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正義云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傳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六伐檀傳云獸三歲曰特正義云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七株林傳云大夫乘駒八素冠傳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

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案此與檀弓文異正義云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

九　魚麗傳云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正義云此皆似有成文但其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

十　六月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正義曰司馬法文

十一　車

攻傳云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正義云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覆質爲槸與此不同十二又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箋云射當爲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

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云此當有傳與此略同成文書傳載梁 十三巷伯傳云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

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正義云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十四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十五緜傳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義云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與人別說故也十六篤公劉

傳云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十七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正義云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十八烝民傳云仲山甫樊侯也正義云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十九良耜傳云社稷之牛角尺二十駉傳云黑身白鬣名雒二十一閟宮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正義云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炘按毛氏所引逸典尚不止此周南關雎荇菜傳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又名南采蘩傳曰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也

鄭申毛云以豆薦蘩菹按周禮豆實無荇與蘩菹以毛說爲殷禮必有所本卷耳崔魏傳曰土山之戴石者砠傳曰石山戴土曰砠又魏風陟岵陟屺傳曰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又陳風宛丘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按皆與爾雅相反毛必別有所本邶風式微傳曰中露衛邑泥中衛邑無正文未知所出簡兮傳曰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正義云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按傳語無考靜女自牧歸荑傳云牧田官也未知所出鄘風君子偕老象服傳曰象服者所以爲飾其之翟也傳云褕翟闕翟羽飾衣也其之展也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正義曰象骨飾服者傳未聞又引孫毓曰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者又曰此傳言展用丹縠餘五服無其說丹縠亦

不知所出 定之方中傳云南視定北視極以正南北 正義曰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 鄭風大叔于田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正義曰此無正文 齊風猗嗟不出正兮傳曰二尺曰正 正義曰經典正之廣狹無文 魏風葛屨傳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按無正文 唐風葛生角枕錦衾傳曰齊則角枕錦衾 按無正文 豳風私豵獻豜傳曰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 正義曰無正文 曰殺羔羊傳曰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按大夫加羔羊無正文 小雅蓼蕭和鸞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正義曰此無文也 鴻鴈百堵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 大雅篤公劉

傳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按與史記不合未知毛氏所本　烝民城彼東方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世與此傳不合毛時書籍尚多當有所依約而言　常武南仲太祖大師皇父傳曰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甫為大師按鄭以太祖為南仲之太祖與毛迥殊以後世皆廢毛用鄭然毛說必有所本

上二十九條亦皆毛公所引之逸典也

鄭箋

漢末四家詩並行康成皆見之注禮時以從張恭祖受韓詩故

多用韓說與毛不同後箋毛傳始改從毛義疏家謂鄭注禮時未見毛傳非也按緇衣彼都人士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注文王世子云詩有毛公儀禮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蘩諸注皆用詩序是鄭注禮時非不見毛詩特不宗其說耳

鄭箋詩雖宗毛然采用三家素衣朱繡以繡爲綃君子好逑和好衆妾皆魯詩說可以樂飢以樂爲療抑此皇父讀抑爲意皆韓詩說及自下己意者亦復不少惟於序說不敢立異蓋衛敬仲之序托原子夏康成遂尊信之與經等也鄭於序說無一語立異間有一二改字之處俱照經文改字之例

鄭箋詩所據本有與毛傳不同者如古之人無斁鄭本作擇不作斁串夷載路鄭本作患不作串好是稼穡稼穡維寶鄭本作家嗇不作稼穡傳箋顯然可證按後漢書儒林傳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是康成以前傳毛詩者尚有數家容有大同小異之處故鄭所見本有與毛氏不同者也

鄭先注禮後箋詩然詩箋不如禮注者實多如君子好逑箋訓逑爲怨耦不如緇衣注訓逑爲匹示我周行箋謂宜置于周之列位不如緇衣注示我忠信之道駿命不易箋訓易爲改易之易不如大學注爲難易之易求福不回箋謂不違先祖之道不

如表記注不爲回衺之行后稷舉祀箋謂后稷祀帝于郊不如表記注祀后稷于郊以配天武王成之箋謂伐紂成龜兆之卜不如坊記注築成鎬京旣立之監或佐之史箋謂使督酒欲令皆醉不如儀禮注將罰賓以事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至於威儀棣棣孔子閒居注以棣棣爲安和不如詩箋之富而閑習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坊記注訓體爲履不如詩箋爲卦兆之體又生甫及申注以甫爲仲山甫不如詩箋以爲甫侯爲下國綴旒郊特牲注引作畷郵以證郵表畷之義不如詩箋諸侯繫心于天子如旌旗之旒緣於縿凡此之類學者分

別取之可也

鄭箋與毛傳異者不可勝計然大者約數端焉一爲周公避居一爲出封加等一爲冬春昏期一爲稷契之生拔避居毛不如鄭（詳後鴟鴞劄記）出封加等或出封爲諸侯或銜命出封畿俱無明文可據二家可以互通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勝於鄭先儒具有成說無庸覼縷稷契之生非關無父毛之所受必有師承已詳劄記中矣至於六天帝之號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時邁封禪之箋鄭援據廣博疏家能言其旨毛俱無一語及焉然則鄭君之殫洽不如毛公之簡嚴也

朱子詩集傳

朱子之說詩凡三變見於吳伯豐必大所錄者甚明饒錄載伯豐戊申朱子五十九歲已酉六十歲所聞云某向作解詩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李晦父煇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卻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至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謬

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强處某雖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甚詳是朱子二十歲後雖疑詩序而仍不廢序說三十歲後斷然知序之非亦僅辨其謬戾而已至四十八歲作詩集傳盡去小序後又作詩序辨說而去序詮詩之旨大明乃朱子孫鑑輯詩傳遺說謂詩集傳序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解經時所作後乃盡去小序云云何言之失實若此按朱子序呂氏家塾讀詩記云某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甫誤有取焉則二十歲以後說也若四十八

歲成集傳猶用小序解經則年去女不遠尙得謂之少時乎

朱子與呂東萊論詩

明楊愼丹鉛錄謂朱子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於是萬氏希槐直以集傳爲朱子與朋友相爭之作見困學紀聞集證

按朱與呂之交最密東萊之於朱子無不虛心聽從而朱子之於東萊亦極挹彼注茲之益如周易上下經十翼朱子即全宗東萊定本惟詩說一用小序一不用小序終未能合然朱子荅東萊各書年月可攷其切磋琢磨之苦衷至今讀之猶可想見也

乙未朱子四十六歲是年何叔京卒書中有叔京遂爲古人語答伯恭書曰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某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不審所欲見教者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也

丁酉夏朱子四十八歲其年張敬夫刻近思錄書中云敬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又有比日劇暑語答呂伯恭書曰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閒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爲多尙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

書耳

竊案以上二書皆在集傳未成之前乃三十歲後所謂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者也迨

丁酉冬十月集傳成而說詩有定本矣

庚子正月四日朱子五十一歲在南康第二年正月所寄荅書曰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卻得反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鄙意見得不如此處卻望子細一一垂喻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幷得之卻難看也近看吳才老說允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

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

庚子三月答書曰向來所論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槪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定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爲何如也

庚子秋答書曰知看書不多甚善詩不知竟作何如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此三句朱子自

謂集傳未成之先所說終未淸脫前日之說指丁酉孟冬以前言也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

以上三書皆庚子一年所論朱子因伯恭說詩不肯擺脫小序故反覆與之商搉今卽其說玩味之眞摯之情婉轉之誼和平中正之語皆溢於楮墨閒何嘗有一語相爭迨明年辛丑八月而東萊先生下世矣

東萊歿後朱子論讀詩記二則

壬寅九月朱子作呂氏家塾讀書記後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眾而王述

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説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説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吕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説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

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護其說之所自炘按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裁貫串如出一手卽祖述此數句之意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炘按魏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卽祖述此數句之意嗚呼如伯恭者眞可謂有意於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某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某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

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巳矣若某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某序之某不可辭也乃略爲之說因幷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炘按東萊既沒之後朱子序其遺書追傷曩時議論二家未能合一無以定眞是之指歸而示後學之圭臬閻百詩氏所云前輩謂之未了公案是也其惻悱纏緜之意百世後猶可

想見謂爲相爭不亦過乎

甲辰春朱子讀呂氏詩記桑中篇曰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

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辯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

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
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
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
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
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
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
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
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
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顛

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

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溱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

夫

炘按朱子極論雅鄭衞三者不能舍詩之雅鄭衞而別有所屬又悔東萊在時未極其論或今茲之言與東萊有冥契焉聖賢講論爲經傳明其旨爲學術定其趣而非爲兩人之議論起見不比今世考據訓詁諸人務必爭勝而後已也

朱子與陳止齋論詩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考亭先生晚著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偸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偸期之所

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陸子靜閂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作陸陳之辨也

炘案翁氏此條諆集傳者恒引爲美談不知止齋之學術心術不惟與呂東萊異幷與陳龍川異東萊與朱子共肩斯道志同心合其所辨論皆欲切磋琢磨以歸一是其終不同者亦不能強其心之所不安龍川之學雖不免於踈弛然心實折服朱子恭敬之禮有人所不能及者止齋則傲然自大矣

彼直以朱子爲迂濶語錄載陳君舉謂朱某素來迂濶臣所不取其不欲與朱子辨者乃不屑辨也至于毛公彤管之傳未見成文其所說彤管亦不過御夕進退之法非關大典千七百年不知何所指也又謂朱子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不惟集傳無此四字且淫奔之具果係何具鄙俚之談實所未解又鄭釋城闕以爲國人廢業但好登高毛公所謂乘城而見闕是也朱傳輕儇放恣亦是往來之皃毛傳往來相見皃何嘗以城闕即爲學校之地乎偷期之所集傳亦無此語茲錄朱子與止齋往還諸書於後俾讀集傳者平心察焉

年譜云先生往歲聞永嘉陳傅良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篇句聲應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劃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

朱子荅書云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

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之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

而終無由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向風引領不勝馳情

又與陳君舉書云前書所抑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賜掊擊之庶有以得其眞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於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

炘按止齋與朱子書位置之高不可一世之概具見言表而朱子書詞謙抑自序其不避譏辱盡言無隱者期於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於一然後知聖賢之

心非極情所能測也

朱子詩序辨

朱子詩序辨前有說一篇不書年月以庚戌書臨漳所刋詩經後核之當作於丁酉以後庚戌以前故豐年緜衣等篇皆與集傳不合而所書臨漳詩後其論毛公未嘗分序亦與詩序辨說不同云

詩序辨說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

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公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

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甯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幷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書臨漳所刊詩經後云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

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某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

炘按詩序實作於毛公以後毛公何嘗分序置於各篇之首辨說猶沿用鄭氏之說此篇則并雪毛公之誣矣

朱子集傳之驗

年譜甯宗在藩邸彭龜年爲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爲誰之說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

炘按集傳之說足以感動人主如此

顧炎武氏日知錄云朱子作詩傳至黍黄鳥之篇謂其初時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主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嗚

呼仁哉

炘按集傳之說足以感動後世人主如此

黃東發王伯厚兩先生論詩集傳

黃氏震曰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詞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

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詞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

王氏應麟曰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子集傳閎意眇旨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帝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

諸楚詞一洗未師守殘專己之陋嗚呼盛哉

讀詩劄記卷之三

當塗夏炘心伯甫

風雅頌

風雅頌者皆詩之體太師職之天子備有風雅頌諸侯有風而無雅頌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魯所以有頌者魯自以爲周公之後與諸國異猶之僭郊禘之意夫子不得而删之也

或曰衞武公何以有雅也曰武公入周爲卿比於王朝之臣故雅録其詩也豳何以有雅頌也曰豳雖先王諸侯之國而以天子制之故有雅頌也

風之爲言諷也其中多士女諷詠之詩故謂之風雅之爲言正也其中多朝會燕享之正樂故謂之雅頌之爲言容也猶文頌从容作額說文云頌皃也其中多祭祀之詩祭必有舞舞則有容故謂之頌雅分大小者周公制作時以文王大明緜爲天子燕諸侯及諸侯自相見之樂其事大故謂之大雅鹿鳴四牡皇華爲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賓之樂其事小故謂之小雅後世以漸附益量音節大小爲差等不必盡如周公之舊矣

天子備有風雅頌成康以後功德漸衰不復有頌矣幽厲以後王政不綱不復有雅矣平桓以後刺譏亦泯幷不復有風矣孟

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

變風變雅之說起於詩序鄭康成以二南為正風邶以下為變風菁莪卷阿以上為正雅六月民勞以下為變雅今卽其說求之實不可通大序云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夫七月為周公之作東山以下皆美周公之詩無所謂王道衰禮義廢也何以謂之變也康成云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夫豳非懿夷後詩也魯頌亦將謂之變頌乎文中子釋豳風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夫周公誅管蔡作常棣兄弟與戈骨肉為戎較之君臣

相誚殆又甚焉何以不謂之變雅哉詩序作於衛徵仲毛公無此言西漢諸儒亦無此言服虔注左傳又以鳧鷖以上爲正大雅不與鄭氏同蓋皆用序說而各以意度耳無怪乎後儒之疑之也

國風

周召二邑名南南方也周召先王先公之所治南方王化之所行二篇中有周邑召邑之詩又有南方之詩故名曰周南召南非周公召公也儀禮定於周公不得以己邑之詩爲聖人之化召公之詩爲賢人之化而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也周公

皆岐地岐東鄰紂北迫狄西逼戎惟江漢汝墳南方之國文明
之區被化最先詠歌亦雅故首錄之以爲王化所基
二南及豳西周天子之風也王東周天子之風也據小序謂東
周無雅可也謂貶之稱風不可也且貶者誰乎如謂孔子貶之
則孔子先無王矣何以爲孔子
周召西周王畿之地王東周王畿之地皆謂之國風者蓋古之
王者雖撫有天下而實自治其國始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周召邶鄘衛皆邑名也得自周邑者謂之周南得自召邑者謂

之召南合之則岐周也周王朝之大號而周南者一邑之小名也得自邶邑者謂之邶得自鄘邑者謂之鄘得自衛邑者謂之衛合之則衛國也衛封國之大號而衛風者一邑之小名也周召二南中皆歌岐周之事邶鄘衛中皆歌衛國之事無所區別故季札聘魯爲之歌周南召南爲之歌邶鄘衛也若魏與唐則不然矣魏唐二國迥然不同故曰爲之歌魏爲之歌唐也

周南關雎

周南十一篇未嘗云后妃也后妃者傳序之言而經無是也毛傳之后妃僅于關雎見之他篇未嘗一言也合周南之詩每篇

皆冠以后妃衞敬仲之小序而毛公無是也傳與序但言后妃未嘗指后妃爲何人後儒以太姒實之皆詁經者推闡之言而毛傳與序俱無是也周之德化起于閨門文王之內治由于太姒其理未嘗不可通而求之于經實無見也以關雎爲后妃之求賢箋申序之說而毛公之意實不謂然雎鳩起興摯而有別也和好衆怨與摯別之義有何關涉蓋卽首四句而其文義已不貫矣朱子以君子爲文王以淑女爲太姒以此詩爲宮人之作于理較順而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未知誰屬善乎程子有言曰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一言而

破羣疑矣昏姻者人倫之始萬化之原可不愼乎是以求淑女若是之切也求之不得則當寤寐反側以思之求之既得則當琴瑟鐘鼓以樂之皆言其理如是而不必指其人以實之也聿來之周姜思齊之太任徽音之太姒皆以后德肇基作此詩者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是以周公采而歌之以風化天下而用之房中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也

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傳不見此意序箋牽強傳會卽朱子以寤寐反側當哀似與哀義亦遠寶應劉氏台拱云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

爲一國語云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樂亡而詩存論者徒執關雎一詩求之豈可通乎樂而不淫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炘按劉氏此論精確不易其辨夫子美關雎據樂言之宋程氏大昌考古編早有此說至以關雎兼葛覃卷耳與文王之三但言文王一律以葛覃與關雎同有樂意引吳季札之言爲

證以卷耳爲思遠人不用序說高識卓見非近世說經之士所能及幷附錄宋程氏之說於下云

考古編云夫子嘗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大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于淫雖哀矣而不及于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詩之文義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既與夫子之語全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于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以推之者尚破碎如此況他序乎

參差荇菜

祭祀之禮夫人薦豆荇菜豆實也故以取興焉周禮豆實無荇菜疏云殷制是也召南于以采蘩蘩亦豆實亦不見于周禮同

爲殷制無疑而或以三章左右芼之引昏義芼之以蘋藻爲說不知儀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教成之魚湇用蘋藻皆非荇也不可通矣毛此章傳云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召南采蘩傳云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也箋云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毛去古未遠必有所受鄭亦善申毛義未可破傳芼擇也之訓而以鉶芼當之也

又唐蘇恭本草宋陸佃埤雅明李時珍本草皆以荇爲鳧葵鳧葵卽周禮之茆菹按毛泮水傳云茆鳧葵也鄭周禮醢人注亦訓茆爲鳧葵與荇菜無涉假令荇與茆無異則此處亦訓爲鳧

葵不訓接余矣接余為荇鳧葵為茆一之者非也

琴瑟鐘鼓

琴瑟鐘鼓饗婦之樂也謂求得淑女宜以是饗之也士昏禮饗婦無樂者士禮卑一獻又在三日之內（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天子諸侯禮多容異日也

卷耳

毛鄭皆依左傳為說序又依傳敷衍不知左傳斷章取義實不可通惟朱子以思行役釋之不可易矣首章以采采卷耳起興猶小雅之詠采芑皆設言也篇中我字皆我君子非家室之人

自我也訓爲家室之人自我則近於媟訓爲我君子則詞意俱正大矣嗟我懷人言我君子之懷念其家人而家人之懷念君子於言外見之矣

崔巍砠

爾疋釋山釋止中與毛傳互相反者三事皆毛傳義長爾疋義短卷耳陟彼崔巍傳崔巍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而爾疋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巍土戴石爲砠臧氏鏞曰本是土山而石戴其巔故形崔巍然崔巍目上石也且鷹也砠从且石在下若且薦土然故曰砠砠目下石也蓋山以石爲君

故二山皆主石言之說文山部岨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岨矣釋名釋山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土戴石曰崔巍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焦氏循曰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毛傳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卒者崔巍也以小雅為國風之注則毛是而爾疋非矣此一事也魏風陟岵陟屺傳云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而爾疋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注云皆見詩釋文云峐三蒼字林聲類竝云猶屺字段氏玉裁云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岵有陽道屺有陰道毛詩所據為長此又一事也陳風宛丘傳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而爾疋釋丘云丘上有丘為宛丘又釋山云

宛中隆㸌按宛之義爲中然從𡘲訓中隆者說文𡘲宛也室西南隅爲奥謂室之深藏處也豈室隅反隆起乎宛或从心作惌攷工記函人爲甲眡其鑽空欲其惌也鄭司農云惌小孔皃此宛之的訓則毛氏中央下之訓爲長此又一事也

螽斯　振振兮繩繩兮蟄蟄兮

毛傳云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愼也蟄蟄和集也人子孫之多不足貴最足貴者多而且賢耳振振仁厚生質無不美也繩繩戒愼教訓無不遵也蟄蟄和集兄友弟恭太和保合之氣萃於一門也嗚呼盛矣

桃夭

首章宜其室家二章宜其家室指夫婦言之左傳所謂男有室女有家也三章宜其家人謂一家之人上舅姑下娣姒妾媵皆在其中三宜字亦有別室家家室之宜以情言及時而嫁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毛傳所謂宜句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是也宜其家人之宜以德言毛傳一家之人盡以爲宜謂孝敬于舅姑和順于娣姒不妒忌于妾媵大學所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是也鄭箋三章云家人猶室家也倣毛二章傳語毛二章傳家室猶室家也與上兩章全無分別不逮毛傳遠矣

漢廣　漢有游女

谷風泳之游之爾疋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孫炎云逆流者逆渡也順流者順渡也淮南子游川水注云游渡也左氏莊十八年傳閻敖游涌而逸謂渡涌水而走也漢有游女謂漢之上有渡水之女也此女子乘舟渡水端莊靜一人望見之而知其不可求也

言秣其馬

箋云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按昏禮無牲餼之事詩人言我願秣其馬而乘之以迎之子也昏禮親迎二人執燭前馬

汝墳　王室如燬

周南之詩人稱商紂曰王室自稱其君曰公侯稱君之子孫曰公子公姓公族其恪守侯度如此文王何嘗受命稱王乎卽此數語可正漢儒之謬

麟趾　公族公姓

集傳公姓公孫也按古人姓卽訓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註云所祭者之子孫喪大記屢言子姓注云子姓衆子孫也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謂主人有喪服子孫皆縞冠元武不純吉也楚語率其子姓共其時享謂率子孫共時

享也　公族集傳云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按古人同
高祖稱族族者屬也喪服緦麻章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
父母族昆弟注云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族父母者亦高
祖之孫然則同高祖稱族明矣集傳之說本此此鳳氏鄯之說
因其引注有誤故節錄之并補其未備鳳鄯江陰人字德隆歲
貢生窮居教授解經有心得著鳳氏經說一卷凡百餘條

召南鵲巢

鵲巢之詩不過言夫人有鳲鳩之德耳原未嘗指夫人爲何人
疏以夫人斥太姒是太姒一人或以爲后妃又或以爲夫人矣

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故疏說附會謂文王已王時爲后妃文王未王時爲夫人殊無義理不知周南十一篇曰公侯曰公子公姓公族純乎文王以前諸侯之風召南十三篇曰召伯曰平王則有武王後天子之風矣序說與經正相反後人謂小序出子夏大序出仲尼不謬之甚乎

草蟲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毛傳云覯遇也按遇訓會也兩君相會曰遇又冬會曰遇　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主人卽席東面婦尊西南面是相見也主人揖婦卽對筵共牢而食合巹而飲略如燕饗之禮是相會也毛義最古鄭

引易繫辭解之近於褻矣

采蘋

此詩的爲女子敎成之祭與昏義合非大夫妻之祭也于以采蘋于以采藻芼之以蘋藻也于以湘之維錡及釜牲用魚也匪風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鄭氏曰亨蘋藻者于魚湇之中是鉶羹之芼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敎宇宗室也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未嫁之稱也序以大夫妻能循法度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殊屬不合

毛三章傳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

者蓋毋薦之無祭事也祭禮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疏謂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箋自無祭事也以上皆難毛之詞竊恐非也父醴女而俟迎者卽在嫁之日非將嫁也女嫁在已禰廟中（士冠昏禮之廟皆謂禰廟）教成在大宗之廟毛上傳明明云宗室大宗之廟何至以教成之祭與醴女爲一鄭此箋皆申明毛氏教成之祭何至以毛氏禮之爲醴女之禮拔教成之祭雖是告成事亦所以禮女禮女者卽冠義所謂成人而與爲禮也宗子主教成之祭不使宗婦薦鉶羹而使女主設羹者榮其教成將嫁特與爲禮故曰禮之與醴女而俟迎者之禮

絶不同鄭自無祭事也以上辨毛禮之二字與昏禮之禮女不同並非難毛自祭禮以下則申毛義細玩之自見疏說非是

太任之德不過曰思齊而已此尸祭之季女亦美之曰有齊𠅤見關雎鵲巢之風化遠也

甘棠

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按鄭用韓詩說也漢書王吉傳曰王吉學韓詩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小序及毛俱

無此說聽男女之訟則鄭以下章行露而意增之

行露　首章

毛傳云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乎謂道中之露太甚故不行耳溼胡氏承珙曰按此章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卽用以述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詞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所謂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蠛之詞果不

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
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已乎以
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也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
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
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可謂善會經意矣

羔羊　羔羊之裘

毛云大夫羔裘以居正義云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云
狐貉之厚以居則在家不服羔裘矣炘按經明云退食自公何
得云居於朝廷狐貉以居指隆冬之時而言非始寒卽衣狐貉

也古羔裘之服通於上下除禮服五冕朝服外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燕居莫不服羔裘隆冬則衣狐貉以今準古知古亦不異於今玉藻天子元端而居元端羔裘是天子之居羔裘也犬羊之裘不裼庶人無禮服其居服亦羔羊也朝元端夕深衣注云謂大夫士也朝與夕對深衣與元端對元端羔裘則深衣亦羔裘深衣燕居之服是大夫士羔裘以居也諸侯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深衣亦與大夫士同也傳曰大夫羔裘以居者釋經之退食自公非謂惟大夫之居服羔裘也疏援論語狐貉之文反謂居於朝廷不亦大失毛義乎

摽有梅

此詩據毛公之傳媒氏會計男女之詞也三章傳曰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會讀如會計之會句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摽有梅踰盛年之男女也傳云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其實七其實三頃筐塈會計之詞也迨其吉猶可納吉也迨其今不必納吉遂請期也迨其謂則六禮俱不備而奔者不禁也

野有死麕

贄不用死皮帛必可制昏禮也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微乎微者也然當凶荒殺禮之日猶有以將之愈于無禮也有女懷春謂仲春也綏多士女之時也吉士誘之讀如司射誘射之誘陳啓源說謂道之也言雖不能備禮當仲春之日以白茅包野麕而道之猶不失爲吉士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廣物也言樸樕野鹿皆可以白茅束之以爲禮不必麕也有女如玉言女子之德如玉也必以禮道之非禮不行也舒而脫脫兮謂以禮徐徐而來也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言非禮相陵則感帨吠尨矣

無之者拒之也此皆詩人之詞而非女子之言也毛公最得詩意

騶虞　壹發五豝

豝五而矢一發未知其所中也故箋云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故終美之曰于嗟乎騶虞言仁如騶虞也

于嗟乎騶虞

此句與周南于嗟麟兮同一文法則騶虞爲仁獸無疑斷非掌鳥獸官也射義騶虞樂官備也斷取詩中壹發五豝之意毛傳虞人翼五豝以待王之射非卽以騶虞爲官名猶之貍首樂會時亦取篇中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之意非卽以貍首二字爲會時也

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禮篇引詩吁嗟乎騶虞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卽用韓魯二家之說鄭康成先學韓詩亦兼通魯詩然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見詩正義又周禮鍾師注引鄭司農云騶虞聖獸然則鄭固堅守毛義者也

邶風柏舟

此詩韓嬰以爲婦人之作而外傳又引我心匪鑒二句以證君子之潔身劉向列女傳亦以爲婦人之作而上封事又引憂心

悄悄二句以論恭顯之陷正人是自來釋此詩者有二說盡臣子事君與女子事夫理本相通而詞亦可互借也朱子孟子集注用序說至集傳則以爲婦人之詩一審之詞氣一決之篇類一斷之居變風之首且不從韓劉爲宣姜之詩而疑爲莊姜之作其取義精徼不可以口舌爭惟心知其意者能知其確豈泥小序傳箋者所克見及也哉

綠衣

綠衣之失位非已之咎也雖處困窮不失其度故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氓蚩之見棄無可解免也自詒伊戚雖悔何追故曰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君子觀於此可以識立身行已之道焉衣在外顯也裏在內隱也綠衣黃裏則妾顯而夫人反隱矣衣在上尊也裳在下卑也綠衣黃裳則妾尊而夫人反卑矣此關嫡庶之大分治亂之大防非一人一身之事故曰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也冕弁用絲絲質最美綠兮絲兮喻妾之顏色本盛又爲君之所治集傳女指君子古爾汝之稱通上下洛誥汝字甚多皆周公稱成王則愈見重矣絺綌皆葛所成葛質薄劣本遜於絲絺兮綌兮喻已之顏色本不盛也而又當淒其以風之日則更宜見棄矣二者皆無可如何之事惟有返已自脩求古人善處之道以

爲則故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也

燕燕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義婦不可以不順莊公之無禮於莊姜甚矣州吁之禍皆莊公爲之乃其送戴嬀之卒章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何性情之忠厚若是也世之遭君臣父子夫婦之變者可以無懟矣

坊記引以勗寡人句作畜鄭彼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陸德明釋文云此是魯

詩又韓詩說云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雖皆以爲定姜而所指各不同鄭志荅炅模云作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按盧君卽盧植與康成同學於馬融植必爲魯詩之學故康成就用其說也先師謂張恭祖恭祖學韓詩韓詩亦以爲定姜故云先師亦然至於定姜之娣作此詩與魯詩異鄭不從之也

擊鼓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毛語必有所本文諡則子仲字也不云公孫而曰孫子仲者省文正義所云旣言從于文不得言

公孫也衛後世有孫昭子見文元年左傳孫莊子哀二十六年傳孫宣子宣七年傳孫文子成七年傳孫蒯襄十年傳之屬皆以孫爲氏非公孫文仲後也唐書世系表衛武公子惠孫生耳食采于戚耳生武仲乙乙生昭子炎不言孫氏出文仲之後則以孫爲氏似非春秋隱四年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宋陳書爵蔡衛書人則州吁不自行使大夫文仲將之故曰從孫子仲蔡侯亦不自行惟陳侯宋公自行故不數蔡而但曰平陳與宋平和也和陳與宋成伐鄭之事也今本毛傳引經平陳與宋下無傳文依正義當補成伐事三字

凱風　棘心棘薪

居喪謂之棘人素冠章棘人欒欒兮是也棘木叢生多刺古以拘制罪人喪禮以罪自處三年之中如負芒刺而處荆棘之中故名曰棘人凱風之以棘爲比當亦此意言無父之子如棘心然得母氏之凱風吹而長之也毛二章傳云棘薪其成就者則首章棘心爲幼稚之未成者朱傳本之爲說更足成之其取義尤精矣朱傳首章云比也則二章亦比可知今本作興想因下三四章興也而致譌耳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毛云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毛意此二句為婦人觸物起興之詞以為禽鳥尚得其匹而我之所懷者乃從役于外而自貽伊阻也詞意最明序因毛下章匏有苦葉為宣公之詩遂亦以此章為刺宣公而鄭強經以就序謂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志在婦人詞意亦迂曲之極矣

匏有苦葉

此詩鄭以宣公夫人為夷姜非也按宣公烝夷姜事見左傳不可信顧氏棟高曰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注蓋年十五六宣公在位只十九年而朔尚有其兄壽則奪伋妻之事當在即位

之元二年伋年可娶亦必十五六而宣公之先桓公立凡十六年而爲州吁所弒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卽位之初年矣宣公爲公子時實出居邢何由得烝卽令有之亦當闕不令宣何乃屬諸右公子狷狂無忌若此且夷姜何人當卽莊姜之姪娣也莊姜嚴正惡公子州吁之好兵豈有不惡宣公之淫亂而石碏老成謀國手定州吁之難創深痛鉅豈有迎穢迹彰聞之公子而奉以爲君此萬萬必無之事按顧說是也此詩毛傳云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詞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蓋指宣姜也新臺詩專刺宣公此詩兼刺宣姜何以言

之宣公之淫固罪不勝誅宣姜之惡亦千古罕有觀其構伋子而知之矣假令宣姜貞潔當河上強要之時執義不從以死自誓宣公亦無如之何于是夫人之節成而宣公之惡亦可少減矣無如宣公要之宣姜從之恬然不知恥也首章言宣公不度禮義而求宣姜二章言宣姜不度禮義而應宣公三章陳正昏姻之禮言宣公求非所求卒章設言拒舟子之詞刺宣姜應非所應通篇以水爲喻因河上起興也傳云宣公有淫昏之行新臺傳亦云河上爲淫昏之行皆指宣姜言也父娶子妻謂之淫昏若烝父妾則爲淫亂不僅淫昏矣

深則厲

厲說文作砅音同履石渡水曰砅或作濿今詩及爾雅又習水作厲訓爲由帶以上說文因砅从石从水故曰履石波水爾雅因省水作厲厲爲大帶之垂故曰由帶以上各望文爲訓疏家不能說也

濟盈不濡軌

毛傳由輈以上爲軌釋文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疏云說文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非軌也但軌聲九軓聲凡于文易爲誤寫者亂之據此經文本作軌

陸孔以爲當作軌也王氏念孫曰傳云由輈以上爲軓軓非車上之物不可通蓋傳文本作由輈以下爲軓車軸在輈以下兩耑出轂者謂之轉頭又謂之軓釋文云軓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蓋古本皆作由輈以下爲軓詁訓相傳爲車轉頭至陸德明孔頴達所見本始誤作上遂疑軓爲軌之譌李氏成裕曰軌自有二義一則說文車轍也一則釋文車轉頭也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同謂車轉頭也軓與範聲同謂軾前也足以證車轉爲軓矣炘按李說足明唐以前舊訓王說足正唐以後誤字不然毛公小戎傳云陰揜

軓也豈不知輈上名軓不名軌又豈不知此軌與牡協而讀軌爲軓乎觀鄭不破毛則本作由輈以下可知

谷風　昔育恐育鞫

蜀石經作昔育恐鞫少下一育字錢氏大昕以爲勝于今本按毛傳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是鄭以傳之訓長係下育字恐人以上育亦訓長故云昔育育稚也又云恐至長老窮匱依傳訓下文育鞫二字蜀本脫一字非勝今本也

式微

朱子以爲黎侯失國而寓于衞按此所謂寓與喪服傳失地之君爲寄公不同黎侯如眞失國則無所歸矣何臣下猶勸之以歸乎鄭氏謂棄其國而寄于衞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最合詩意左傳載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黎至宣公時猶未失國亦其一證

旄丘　叔兮伯兮

朱子曰本責衞君而但責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按救邢封衞爲齊桓之盛德然皆管仲夾輔之功使衞有管敬仲之臣何至有式微旄丘之刺哉然則叔兮伯兮者詩人責備之意深矣

何其處也章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毛傳言與仁義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毛傳必以句有功德也毛意承上多日而言言衛之臣子何其處而不來意必有仁義與我也又何其久而不來意必有功德助我也箋非毛意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毛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毛下傳直如充耳指衛大夫尊盛之服則此蒙戎雜亂爲黎臣自言可知黎在衛西告衛則東故言匪車不東也箋說俱非毛意

靡所與同

鄭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語太迂曲毛云無救患恤同也近是而未盡善按靡所與同者謂衛之臣子無肯與我同力拒敵也是時衛都河北其境北踰衛漳通典載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勘黎卽此漢爲壺關縣是黎在衛之西與衛接壤狄又在黎衛之北不獨黎患實爲衛患黎小衛大故欲其同力拒狄衛不能然其後卒有狄滅衛之禍

● 簡兮　公言錫爵

毛傳云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其說甚是朱子以儀

禮獻工當之非也工是瞽矇太師職下有上瞽中瞽下瞽是也舞是舞人韎師職下有舞者十有六人旄人職下有舞者衆寡無數是也舞人尤賤於瞽矇太師下大夫小師上士則以是差之上中下瞽當在中下士之列韎師旄人皆下士則舞者皆不命矣故工猶在獻爵之列翟不過與煇胞閽寺同于祭末賜之而已賓禮無舞惟祭祀有之故傳引祭統爲證此詩具陳執籥秉翟之事皆是身親爲舞故知是舞者也舞亦是樂故曰樂吏之賤者也

西方之人兮

康熙時吳江有陳啓源者著毛詩稽古編一書寫以小篆專闢朱子而宗小序毛鄭可謂古調獨彈矣其附錄中西方美人一條盛稱佛教東流始于周代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于西方侮聖悖經至斯已極則其專斥朱子尤罪之小者矣

泉水　諸姬諸姑伯姊

箋疏以諸姬諸姑伯姊皆屬在衛之女其說固非父母已歿已身已嫁父之姊妹及已之伯姊安得不嫁而在父母之國使已得歸而見之乎朱子以諸姬爲姪娣確矣以諸姑伯姊卽所謂諸姬則不可旣姪娣矣焉得又謂之姑姊且此思歸之女必正

適夫人已卽姪娣之姑姊安得復有姑姊爲姪娣竊意此諸姑

伯姊皆衞女之同嫁一國者古者諸侯世爲昏姻如魯自惠公

以上娶于商桓莊娶于齊之類其輩行長者爲姑年齒長者爲

姊就而問之所以舒憤懣于姪娣言謀于姑姊言問尊卑之詞

也

新臺　籧篨戚施

毛傳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說文籧篨粗竹席也篇海

編竹席爲囷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故以名此疾其說確矣然

則戚施何以名不能仰也按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引韓詩得

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說文引詩作䵶鼀詹諸也其皮鼀鼀其行䵶䵶蓋鼀鼀即戚戚與䵶通蟾蜍皮上多痱磊䵶䵶然不平也鼀鼀即施施蟾蜍腹大行遲施施然不能速也今蟾蜍終日伏地而行常俯而不能仰故以名不能仰之疾

鄘風牆有茨

序以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係襲用左氏之說不足信也衛宣公之淫惟奪伋妻一事史記衛世家與左氏合其烝夷姜事即屬子虛之談顧棟高氏已辨之至于閔二年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其言淈㵒不可憑自衛敬仲援之以序詩鄭康成本之以注序幾成昭伯宣姜鐵案不知戴文二君皆昭伯之子非宣姜所生衛自公子伋之死國人痛之榮澤之變其時伋子已死伋同母弟二人曰黔牟曰昭伯黔牟早卒無後昭伯亦復不存惟昭伯之子二人曰戴公申曰文公燬有賢德是以衛人立戴公以副民望戴公卒遂立文公仍立戴公之志也史記敍其原委甚詳與宣姜無涉春秋時雖淫亂從未有子烝君母彰明較著大國娶其女邦人立其子恬不知恥若是之甚者也後人習聞左氏之言序箋之說雖朱子亦姑存之耳

附錄衛公子頑烝宣姜事辨

左氏言衛公子頑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先儒因謂戴文二君爲衛中興之主宋許二夫人爲衛守禮之女而皆淫人之所生爲千古之奇事不知此皆左氏之誣也閔二年傳稱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惠公當宣公在日已能讒殺伋子其人似非幼稚無能者何一旦卽位反爲齊所脅若此夫閭巷婦女偶有不檢恆不使其父母聞之且父母亦無不恥聞之齊以泱泱大國竟視其女如鳥獸然絕不知聚麀爲可羞者其不情孰甚焉衛宣之卒在桓之十二

年昭伯烝宣姜生子女五人宋桓夫人爲囚索之女許穆夫人爲五索之女其生當在魯莊公之二三年及其可嫁亦當在莊公之二十年宋桓公之元年爲魯莊公之十二年許穆公之元年爲魯隱公之十一年其時二公即位已久位列通侯無論國君不再娶即使再娶豈無諸侯之息可以匹敵而必娶曖昧不明之女以奉社稷事宗廟乎懿公爲狄所滅衞人創深痛鉅謀立新主圖中興當何如鄭重以求名正言順且外有齊桓公爲盟主率中國諸侯以謀之衞之公族豈無一人可立而必立此淫迹宣露之公子乎此情理之必無者也然則戴文二公宋許

二夫人果誰之子乎曰昭伯之子而非宣姜之所生也按史記衛世家云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爲文公史記之言如此無一語及宣姜嗚呼可謂得其實矣伋爲純孝之子死于非命衛人傷之昭伯爲伋之同母弟故國人立其子爲君于情事最爲允協宋世家又謂宋桓夫人爲衛文公女弟則許穆夫人可以例推矣司馬氏作史記當漢武帝時左傳

尙未立學官蓋必別有所本也昔顧氏棟高齊姜夷姜辨云假子之兄弟爭死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皆千古之純孝而其母抱不韙之名不得不爲之辨余亦曰戴文二公爲中興之賢主宋許二夫人爲守禮之賢女而所生俱抱不韙之名亦不得不爲之辨是以論著之如此

桑中

此詩之序竊取左傳樂記之語爲之左傳申叔跪謂巫臣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故序云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罔上行私而不可止故序亦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鄭注樂記用史記紂作靡靡之樂爲證蓋鄭注禮時本不用毛詩之說後箋詩不復引史記一語則已改用序說矣後人必欲援鄭禮記注以桑中非桑間然則亦可謂桑中非淫詩乎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法天文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審地利也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勸民事也衞有不中興者乎

定之方中紀作宮室之時也揆之以日定作宮室之位也四句

劃然不紊爾疋營室謂之定注云定正也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周語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莊二十九年左傳水昏正而栽營室在北方故謂之水栽者作宮室者之植板築也鄭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是定中爲作宮室之時也春秋閔二年十二月（今時十月）狄入衞立戴公史記稱戴公元年卒春秋踰年改元則戴公卒于僖元年矣僖二年正月（今時十一月）諸侯城楚邱則衞文公卽於僖元年之十二月營度宮室僖二年正月諸侯始代爲築城詩詠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是紀實之詞非虛擬定中爲作宮室之期也（營室昏中作室詩爾雅周語左傳皆據周言之周建亥之月小雪昏營室中至）

呂不韋作月令時即建子之月昏東壁中校周
遲一月今十月立冬昏女中小雪昏虛中矣至於揆之以日
專爲作宮室者定方位而言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
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
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朝夕者東西不言南北省文也毛傳云
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視極以正南北以四句皆爲
定方位於義爲短鄭首章箋最明析次章無箋蓋不欲破毛也
朱傳不可易矣

作于楚宮

毛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

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禮記檀弓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注仲梁子魯人也正義云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故知仲梁魯人王伯厚云韓非子八篇有仲梁氏之儒顯學篇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爲道然則仲梁子亦毛氏傳詩之一人也仲梁子魯人益知毛公之爲魯人非趙人矣經典序錄以毛公爲趙人一曰魯人徐堅初學記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則皆以爲魯人

卜云其吉

毛公九能之傳不知所自出其後世文人之濫觴乎建邦能命龜如屯利建侯比古建國之類是也至於左傳所載諸繇詞則巧矣田能施命如士師禁用諸田役大司馬斬牲以徇陳之類

是也至於後世之上林羽獵則靡矣作器能銘如成湯銘盤武王銘刀劒几杖之類是也至於衛孔悝之鼎詞則誇矣使能造命如屈完對齊退師祝佗長衛于蔡之類是也至於戰國儀秦之遊說則詐矣升高能賦如陟北山而歌王事陟岵屺而嗟父母之類是也至於後世登樓天台諸作則蕩矣師旅能誓如大禹會羣后成湯格衆庶之類是也至於後世之檄移露布則侈矣山川能說如夏史紀禹貢周禮詳職方之類是也至於後世之山經地志則雜矣喪紀能誄如哀公歎愸遺柳下謚爲惠之類是也至於後世墓誌神道諸作則諂矣祭祀能語如荀偃禱

河蒯瞶禱祖之類是也至於後世天馬景星諸樂章則誣矣

載馳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狄之入衛在魯閔之二年十二月諸侯城楚丘在僖二年之正月戴公文公相繼處漕者一年詩咏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得有芃芃之麥然則其當僖元年春夏之交乎歸唁有二義既弔失國或亦弔戴公之薨也

衛風淇澳

首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美君子之德行也二章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美君子之服能稱其德也三章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又

美君子之車能稱其德也終之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對上兩

章之瑟僩赫咺而言言不徒矜莊而復寬廣也箋云君子之德

有張有弛朱子採之入集傳可謂善發經意矣然而戲謔終不

可訓有武公之德則善無武公之德則鮮不爲虐張子曰戲言

非思也戲動非誠也其垂戒不亦大乎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毛傳云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朱子曰金錫言其鍛鍊之精

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性有質卽生有質也古性與生通周

禮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是也鄭箋云圭璧亦琢磨

四者亦道其學而成失之遠矣

考槃　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

鄭詩云弗諼者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弗告者不復告君以善道語決而薄殊失詩人忠厚之旨毛上二句無傳下句云無所告語也較鄭氏之意則和而婉矣朱子以此詩爲美賢者之隱居非刺君之不用賢一章曰自誓其不忘此樂也二章曰若將終身之意也三章曰不以此樂告人也嗚呼非眞安貧而樂道者其孰克言之而又孰克知之

氓　士之耽兮四句

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就經解經語意猶渾疏申之曰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立高勳于周世是以功過除也傷敎害理莫此爲甚朱子曰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詞主言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耳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可謂善發詩人之旨其垂敎亦大矣

河廣

此詩以杭河與望宋也宋襄公時衞宋俱都河南自衞至宋不

渡河矣朱傳以爲賦似非

木瓜

此篇爲朋友投報之詩毛傳于篇末引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足以明其義矣序以爲美齊桓公果爾則木瓜瓊瑶爲興詞而毛不以爲興又引孔子苞苴之言則毛意爲賦可知凡序之不合於毛皆望毛爲說而不自知其非者此類是也